



关东第一枪

长篇小
说

张艳荣 著

新华出版社



长篇小说

关东第一枪

○ 张艳荣 著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关东第一枪 / 张艳荣 著

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15. 5

ISBN 978-7-5166-1708-3

I. ①关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07507号

关东第一枪

作 者: 张艳荣

出 版 人: 张百新

责任编辑: 董朝合

封面设计: 永承时代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

邮 编: 100040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

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购书热线: 010-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-63072012

印 刷: 河北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mm × 240mm

印 张: 15

字 数: 240千字

版 次: 2015年5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5年6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66-1708-3

定 价: 30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: 010-63077101

■ 目 录

第 一 章	1
第 二 章	8
第 三 章	13
第 四 章	20
第 五 章	25
第 六 章	31
第 七 章	38
第 八 章	47
第 九 章	56
第 十 章	63
第十一章	70
第十二章	77
第十三章	85
第十四章	93
第十五章	101
第十六章	109
第十七章	117
第十八章	126
第十九章	133
第二十章	143

■ 目 录

第二十一章.....	151
第二十二章.....	158
第二十三章.....	165
第二十四章.....	174
第二十五章.....	183
第二十六章.....	190
第二十七章.....	197
第二十八章.....	206
第二十九章.....	214
第三十章.....	223

第一章

风吹芦苇黄啊，俩人唱得浪呀，
唱的是千军万马得胜归来啊，
唱的是咱义勇军英勇把枪开，
嗨，唱得那小妹妹泪珠挂呀么挂两腮啊。

小妹妹见到我呀，一定要嫁给我，
夸我枪法准，夸我是英雄。

我腰杆直起来呀，骑马挎大枪我越唱越开怀，
打败了鬼子兵，哥哥我娶你来咿呼呀呼嗨，

哥哥我娶你来呀，哎嗨呦哎嗨呦，得嗨嗨得嗨嗨，哎嗨呦……

盘山无山，一马平川，苇海碧连天。确切地说，那连天连海的，是广袤的湿地。水泡子连着河沟子，苇塘子连着海岔子。飘飘荡荡的，一望无际。遥远的，只有鸟儿能飞出盘山的天际。对，还有土匪。他们骑着马挎着枪，在这浩渺的湿地上纵横驰骋。他们的马，比鸟飞得还快，一样能飞出盘山的天际。

一条通向营口的土路上，风驰电掣般飞奔着一队骑兵。他们个个身背一把大刀，刀把上的红绸布在风中飘成一条彩虹。飞奔的马蹄过后，卷起漫天尘土，犹如龙卷风掠过地面。

跑在前面的三匹马，速度之快如腾云驾雾。章啸天骑着枣红马跑在最前面，项青山和盖忠华一左一右紧随其后。

章啸天高大魁梧，浓眉大眼，黑脸膛。头戴黑色獭帽，上身内穿一件黑色棉袄，外穿一件半大黑色旧皮衣，腰间扎条武装带。一手握缰绳，一手提着盒子炮，腰里别着个橛子。一看这做派，这行头，就知道是土匪。没错，他就是驻沙岭一带的土匪头子，报号——“老北风”。

项青山高个细挑，相貌英俊。头戴黑色礼帽，里穿旧军装，外披一件黑风衣。他过去在军阀里当过兵，有人命，逃跑后拉山头当了土匪。

盖忠华头戴毡帽，穿黑棉袄是习武的农民，临时组织家族队伍抗日。

他们三个都使双枪。这一队骑兵穿戴各具特色，手里拿的武器也是五花八门，土枪、洋枪，还有叫不上名的枪。他们快马加鞭，直奔营口……

是谁把这些土匪惹怒了？话还得从沈阳城（当时叫奉天城）说起。

繁华的沈阳城，秋高气爽。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秋阳与往年的没什么两样，一样光亮亮地照着沈阳城，照着遍地的红高粱。商铺里吆喝着卖中秋月饼，青丝玫瑰的、五仁的、枣泥的，各式各样的月饼闪着油光竞相吸引着沈阳老百姓的眼球。要过中秋节了，街面上一派喜庆的气氛。这个时节，张学良将军乘专列到石家庄和蒋介石会面。尽管这几年日本关东军总起刺，在东北不断滋事挑衅，但张学良还是放心的，毕竟北大营住着六千官兵的精锐旅，相当于皇家的御林军。就在前段时间还在沈阳大街“晒”了一次威风，陆、海、空一码德式武器装备，谁敢得瑟？借给他两胆。

夜幕笼罩了沈阳城，也笼罩了沈阳边上的柳条湖铁路，进出沈阳的火车必经这段铁路。在如水的月光下，十几条黑影窜出高粱地，背着枪，抱着炸药包，窜到铁路边，埋炸药，点火。一声巨响，柳条湖铁路被炸毁。日本关东军办事处，石原莞尔拿起电话给中国官员打电话，用强横和诬蔑的口气说，是你们把柳条湖铁路炸毁，我们要采取行动。

到底采取什么行动？

距东北军北大营不远处，有个叫十间房的院子里，一个犄角的地方有个塔式的建筑，日本关东军忙从两个棺材里往外拿炮，他们迅速组装完毕，抬上事先搭好的台子。在瞄准的时候，两个日本军官激烈而仓促地商讨了两分钟，是打张学良的公馆？还是打东北军指挥部？这两个地方都没

打，最后决定向北大营开炮，把这个精锐旅打老实了，谅他谁也不敢轻举妄动。

章小林是驻盘山东北军李继业营长的警卫员，这一天奉命到北大营公干。天晚了住在大营里，准备明天一早回驻地。他刚躺进被窝，就听见一声炮响，官兵们衣衫不整地往外冲，大墙被轰开了一角。有人立即电话报告张学良，岂料，张学良得到蒋介石的密令：严令东北军，遇到日军进攻，一律不准抵抗。

炮弹不断地打进北大营，有的官兵不管那事，拿起武器就要准备战斗。接到指示的军官怕“闹出大事”，命令把枪械锁进枪库。抱着侥幸心理，说只见轰炮，不见进攻，可能又是日军挑衅，他们玩这手不是一回两回了。

石原莞尔指挥若定，继续炮轰，不要进攻，东北军是六千人，我们只是六百人，一旦他们反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炮声从晚十点，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，还不见东北军有动静。石原莞尔犹豫、疑惑，到底进不进攻北大营？

北大营开锅了，官兵们分了两伙，一伙是要还击，一伙执行命令不抵抗。章小林扯着脖子喊，走，砸开枪库，拿武器跟小鬼子拼了。对，跟鬼子拼了。一伙人就向枪库涌去，另一伙人就拦着。一个军官一拳把章小林打倒在地，他妈拉了巴子的，你算干啥的，滚你盘山去。章小林捂着脸，气呼呼地说，你不打鬼子，有能耐打我？

天亮后，抚顺和鞍山的日本守备队前来增援，石原莞尔下令，进攻北大营，日军向不予反抗的东北军开枪，把北大营六千东北军打散。

黄显生带领沈阳警察奋起反抗，终因大势已去，边打边退到鞍山。
沈阳城兵荒马乱，尸野遍地。

九一八事变后，日本关东军迅速占领了海、陆要地营口，他们的目的就是从小营口进入盘山，占领沟帮子、锦州，再占领辽西大好河山。

章啸天几个盘山当地的土匪，今天兵分两路，一路炸营口供电所，一路炸供营口的水源地。让小鬼子没电，没水。说白了，就是让小鬼子不得消停，然后，捎带脚捞点军火。

当地这几个土匪，霸道得很，也讲究得很。各人霸占各人的一方土地，互不相让，也互不侵犯。你想，小鬼子要来霸占咱的地，他们岂能让，

怎么着也得收拾他一家伙。土匪最稀罕的两样东西，一个是金钱，一个是军火。两样相比，土匪最紧缺的是军火，有的土匪手里拿的还是二齿钩子，手里没有家伙，还叫啥土匪，有了家伙，腰杆才硬。

章啸天骑在马上，抬头凝望，隐约出现了营口供电所。他一夹马肚，加快了速度，后面的马队也加快了速度。

营口供电所门口站着两个日本哨兵，他俩好像听到了什么，凝神细听，马蹄声由远而近……两个日本兵对着眼睛互相看着，疑惑着，有声音，什么声音？他俩还没合计出个所以然来，黑色骑兵队犹如从天而降，突然出现在两个日本兵面前，他俩还没看清，先看见扬起的尘土，遮天蔽日，以为刮风。随即只见无数飞奔的马蹄，直奔前胸而来。两个日本兵目瞪口呆，刚想举枪射击。章啸天举双枪，胯下枣红马，如四蹄腾空。乒乒两枪，枪响人倒，两个日本兵脑门中弹倒地。

哗啦从门里冲出五六个鬼子，端枪射击，还没等他们站稳，章啸天、项青山、盖忠华，三个人都手持双枪，如展翅的雄鹰，子弹如流光，齐刷刷射向这排鬼子。鬼子中弹，以各种姿态倒地。马蹄踏过鬼子死尸冲进院里。后面的几个骑兵一手搂住马，迅速俯身，一手捡起地上鬼子丢下的枪，挎在后背，速度之快，如风卷残云。

鬼子从不同的方向冒出来，房顶、窗户、房门……子弹嗖嗖从章啸天耳边、身边飞过，他似乎有躲子弹的本领，他举着双枪，用两腿夹着马肚子，那腿像长在了马背上，整个身子悬在空中，娴熟的枪法百发百中。鬼子应声从房顶、墙头载下……

章啸天的骑兵队吆喝着，“上刀！”冲进了供电站，有几个鬼子端枪射击，但为时已晚，大刀已砍向他们头顶，鬼子号叫着，血肉四溅。

章啸天像杀红眼的豹子，冲着配电室，喊：“放——”

每个骑兵拔出腰里事先绑好的手榴弹，齐刷刷扔进配电室。

章啸天大喊：“撤！”

骑兵队掉转马头，撒开四蹄向外飞奔。

身后的房屋轰然炸响，鬼子的尸体和枪支随着砖瓦飞向天空。

又冒出一些鬼子，端着枪向骑兵队后影一顿乱枪，其中一个汉奸模样的人在中间指手画脚。

骑兵队消失在远方……

在营口的西北方向有个叫田庄台的地方，在挨着芦苇的旁边有两排房子，房子前面的空地上立个石头碑，上面写着：田庄台水源地。这是流向营口的生活用水。房子上站着两个鬼子哨兵，门外站着四个哨兵。

蔡宝嘎领着十来个人，趴在壕沟里，他手里握着盒子枪，背上背杆长枪。这长枪一看就是自己组装的，叫不出枪名，整个四不像。他红脸膛，头戴狗皮帽，一个帽耳朵耷拉着，一个帽耳朵卷着。他对身边的弟兄说：

“棱子，看见了吧？那个碑下面有个井盖，掀开井盖下面有个管子，那是流到营口喝的水，把他给我炸喽，让营口的小日本喝尿，让他喝海里的咸水。等会儿，我让你去你再去，把手榴弹绑好喽。”

棱子拍着手里的一捆手榴弹说：“放心吧大拦把。”

蔡宝嘎用盒子枪一对帽子，喊了声打。喊的同时他手里的枪就响了，“砰砰”两枪，房上的哨兵就栽下来了，门口的哨兵刚愣神，也中弹倒地。

这时从屋里传来机关枪的嗒嗒声，有个鬼子从窗户往外开枪，机关枪哒哒响个不停。蔡宝嘎看着身边弟兄们手里的家伙，搂一下，响一下。机关枪的子弹扫在面前，弟兄们埋着头，根本抬不起头。蔡宝嘎把盒子枪别在腰里，从背上取下长枪。他端枪瞄准，眼睛像鹰一样锐利，他在瞄，在捕捉。开机关枪的鬼子他大半个头在窗台下面，他也是防备有狙击手。他几乎是架着机关枪盲射，隐蔽得很好，他不敢露出头，怕子弹瞄准他的头。他扫射一阵后，就抬头看一下目标，就在他再一次探头看目标的时候，“乒”，蔡宝嘎的长枪响了，出膛的子弹如金黄色的流星，呈一条线，直奔鬼子的脑门。子弹利索地钻进鬼子的脑门，只见鬼子的脑门，开始是一个干净的洞，随即从洞里流出一股血。机关枪声戛然而止。

蔡宝嘎喊：“棱子，机关枪哑巴了，快——炸水管子——”

棱子提着四个捆在一起的手榴弹，越出地沟，猫腰冲向井盖。子弹嗖嗖地在他的身边炸响。棱子掀开井盖，用牙拉绳，手榴弹冒着烟，他把手榴弹扔进井里，迅速就地一滚，再滚，轰的一声巨响，炸起水柱多老高。棱子站起身，猫腰跑回地沟。棱子眼睛惊恐地瞪着蔡宝嘎，嘴里喊着：“大拦把，炸了，炸了。”

蔡宝嘎果断地命令：“撤！”七八个人拎着枪消失在芦苇中。鬼子

追到芦苇塘，往里胡乱放了一顿枪。

蔡宝嘎是挨着海城那一片的土匪，这人个子不高，办事狠，利索，枪法准。

营口关东军指挥部藤野队长正为占领了营口而沾沾自喜，他人长得还算英俊，但怎么也掩饰不住那份阴险残暴。他正倒背着手看墙上的营口地图。

一个日本兵慌慌张张地跑进来：“报告藤野队长，营口停电，停水。”藤野阴沉着脸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日本兵说：“营口供电所、田庄台水源地同时遭到不明身份人的袭击。”

藤野气愤地一拳砸在桌子上，气呼呼走出去。他骑上马直奔营口供电所。

到了供电所，呈现在藤野眼前的景色让他大惊失色。房屋冒着黑烟，日本兵死的伤的，横七竖八躺在地上。藤野下马，不相信地看着眼前的惨状。他又叉着腿，拄着战刀，怒视着一切。

一个汉奸模样的人哈着腰跑到藤野面前，耷拉着两只胳膊，低着头，哆嗦着欲言又止。藤野眯着放着凶光的眼睛看着他，用逼问的口气说：“凌印青，你情况的清楚？是哪支部队干的？”

凌印青立正哈腰：“报告藤野队长，不是啥部队，八成是章啸天、蔡宝嘎那几绺子干的。”

藤野眯着眼睛思考，章啸天、蔡宝嘎？绺子的是什么？

凌印青紧跟着解释：“报告队长，绺子就是土匪。”

藤野咬着牙发狠：“消灭章的绺子。”

凌印清点头哈腰，随声附合：“哎，消灭章的绺子。”

章啸天的骑兵团从营口出来冲进了一片苇丛。一会儿蔡宝嘎带着十几个弟兄也冲了进来。他们约好了在这儿会面，两伙人见了面欢呼跳跃。几个土匪头子见面抢着说战绩。蔡宝嘎特显摆，他问章啸天，大哥，你们顺不？章啸天叼着烟斗，漫不经心，我想撕的肉票，没有办不到的。项青山说，打得真痛快，小鬼子这回遇到茬子了，他就没想到盘山这旮旯能有人打他，炸了供电所，刷拉，就他妈拉个巴子的撩杆子了。蔡宝嘎吹胡子瞪眼睛，我们到田庄台水源地就开克，打的小鬼子屁滚尿流。梭子抢着说，

我们大拦把，眼睛贼尖，一枪就把鬼子的机枪手撂了。他吸吸鼻子十分得意，我炸的水管子，轰一声，水柱子串多老高。蔡宝嘎哈哈大笑，埋汰棱子，你拉倒吧，瞅把你吓得那熊样，脸都白了，连滚带爬地往回撩。瞪个眼珠子喊，大拦把，炸了，炸了。大伙哈哈大笑。棱子不好意思，以前也没跟鬼子比画过啊，冷不丁，谁害怕。项青山拍着棱子的肩，干得好，这回就给你破胆了，你不整死他，他就整死你，记住，他们占了沈阳城、营口，不打他，他就要占咱们的盘山。

韩七和刘六站在盖忠华的左右，他俩是盖忠华的警卫员。刘六嘴碎，插不上话，就抢着瞎说，让小日本来管着咱们，没门。盖忠华不怎么爱说话，他有文化，写写算算都行，又有一身好武艺。本分的庄稼人，家庭也殷实，是临时号召本村的人跟他打鬼子。

人群中乱哄哄，咱们就跟小日本干。对，整死这帮鳖犊子。

章啸天从嘴里拿掉烟斗，目光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大家：“弟兄们，今天是阳历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三日，沈阳北大营被端的第五天，咱们，被称作土匪的人，在营口，在田庄台，咱盘山的绿林好汉向小鬼子开枪了。”

大伙举着枪欢呼：“九月二十三，打鬼子保家园——”

项青山站到队伍前面向大伙摆摆手：“弟兄们，各绾子的大拦把们，不管我们过去有多少恩怨，在小日本侵略我们家乡的时候，都不值得一提了。我们今天重新撮局子，撮成一个大局子。都听咱们的大哥章啸天指挥，由他领着我们打鬼子。”

队伍里爆发出打鬼子的呼喊声。

章啸天站在队伍前：“啸天不才，承蒙各位大拦把高抬，我在热河绾子里当过打头阵的炮头，后来自己撮局子，拉人当土匪。今后还须仰仗各位，一起打鬼子。”他举着手里的枪，“现在咱们手里的家伙不行，赶不上小鬼子的飞机大炮。但是，不要紧，我们自己解决，谁要是参加我们抗日队伍的，背着自家的粮食，牵着自家的马来，一人一马一支枪，去打鬼子随大帮。咱们平时就是种庄稼的汉子，集合起来就是打鬼子的好汉。”

第二章

沈阳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里座无虚席，正面墙上挂着日本的膏药旗，下面显赫地挂着一幅地图，地图的上方标题：“（双台子）、（营口）两个经纬块合成地图”，桌子两边坐满了日本将领，他们挺胸抬头，面带杀气。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站在桌子的正面，面带凶光，环顾在座的将领：板垣征四郎大佐（关东军高级参谋，九一八事变的谋划者之一）、作战主任石原莞尔中佐（九一八事变的谋划者之一）、土肥原贤二（潜伏在中国的日本大特务头子）、关东军少佐花谷正、日军参谋本部建川美次少将、藤野队长。

本庄繁正在训话，大日本帝国已经占领了沈阳，辽宁大片的疆土还有待我们去征服。他又指着墙上的地图说到，这张标有日语和汉语的军用地图，是“日俄战争”中使用过的《全满（洲）经纬区块详图》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图，是其中两个区块《双台子》、《营口》两张图的连接版。

“甲午战争”中我们的前辈用这张图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，现在，我们将用这张地图，沿着‘甲午陆战’的旧路线，由营口渡过大辽河，攻陷田庄台，再攻占盘山，由盘山到胡家，全面攻占沟帮子、锦州，这样我们就占领了辽西大部，整个辽宁就在我们的掌控之下。他稍作停顿，更大声地呵斥道，我们已顺利地攻占了营口，田庄台，可是，部分抗日匪贼掐断了供

往营口的水和电。他的目光落在藤野的脸上，他点了藤野的名字，责问营口他是怎么守卫的，让几个马贼偷袭了。

藤野回答，这股马贼速度快，枪法准，手段狠。是他以往没有遇到的，这股马贼跟正规军的打法迥然不同。本庄繁问这股马贼的底细。藤野回答是盘山芦苇荡里的土匪，报号老北风，土匪头子叫章啸天。

这次会议本庄繁提出的口号是消灭老北风。具体由号称中国通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操作。

土肥原贤二的策略是重用凌印青。原因是，以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了解，远远不如中国人了解的透彻，要想彻底颠覆中国，必须有中国人的参与。

凌印青过去是军阀，他精通日语，现在在藤野那儿当翻译，现居沈阳租界。他是日本人长期豢养的特务。他和日本人一起策划了皇姑屯事件，他很有野心，原想等炸死张作霖，他任沈阳市长，最后没有实现。本庄繁最赏识凌印青的这种野心，他们需要这样的中国人，他命令土肥原贤二立即办理此事。

沙岭是盘山县的一个镇，是章啸天的老家，也是他的根据地。放眼望去，破落的村庄，遍地的高粱在秋风中摇曳，满目秋的荒凉。在一片高粱地的前面，站着一队人马，他们穿着庄稼人破烂的衣服，手握各式各样的枪，还有握镐头和猎枪的。风吹拂着一望无际的高粱地，也吹拂着庄稼人黝黑的脸庞，每张脸上义愤填膺。章啸天、项青山、盖忠华威武地站在队伍前面。

章啸天声如洪钟，弟兄们！日本鬼子一夜之间占领了咱们沈阳城，欺负到咱家门口了。咱家乡出了个大官，他就是张学良将军。我们的抗日举动得到了在北平的张学良将军的支持，咱就挂张学良将军的名义，组织抗日义勇军，我们从今往后就不是啥土匪了，就是抗日义勇军。不管挂啥名义，我还报号“老北风”。那日本关东军总司令不是叫他娘的什么本庄繁吗，好，我这个北风专门克他这个本庄。咱这股老北风刮它个天翻地覆，把日本鬼子刮出东北，刮出中国。章啸天有力地挥手，弟兄们纷纷举枪喊着拥护。弟兄们，这满地的高粱咱们要尽快地收到家去，吃饱了，打鬼子。战时咱就是兵，不战时咱就是庄稼人，咱得吃饭哪，粮食不能让鬼子抢去，家家把粮食藏好了。再就是，我们并不是孤军作战，黄显声将军，就是沈

阳的那个公安局长，他组织的部队在九一八当夜就跟鬼子干上了，他现在直接受张学良将军领导。

紧接着由章小林宣读了委任书。经张学良将军批准，由黄显声委任。章啸天为盘山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司令；项青山为第二路司令；盖忠华为第三路司令。这委任书是章小林带来的，他在东北军当兵。章小林是章啸天的儿子，十八九岁，身着军装，英俊机敏。

章小林透露这样一个消息，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，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就发表了宣言，号召全满洲工农劳苦群众积极行动起来，罢工、罢市、罢课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占领满洲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。

章啸天听完说，罢工是工人的事，但咱是庄稼人，先抢着把粮食收回家，有了粮食，才有劲打鬼子。从今天起，无论是什么党，只要他们主张打日本鬼子，咱们就跟着他们一起干……

盖忠华让项青山讲两句。项青山说忠华，你比我喝的墨水多，你得往深了说，好，我先说，然后你再往深了说。项青山向队伍前走了两步，那什么，弟兄们，今天咱们这三股绺子第一次汇集这么齐刷，从今往后，咱们就是一个队伍，就是一条心，我们以前也犯过咯叽（摩擦），从今往后都放下，枪口捋直了，一致对外，打鬼子！队伍呼喊打鬼子！项青山摆手继续说，咱们还要团结其他绺子，不管他过去做过啥伤天害理的事，只要他现在愿意打鬼子，咱就联合。我先表个态，我的队伍随时听章司令调遣，坚决打鬼子，直到把鬼子赶出咱东北。队伍掌声雷动。

章啸天又示意盖忠华讲两句。盖忠华站到队伍前说，弟兄们，鬼子把海城、台安、营口都占了，真就到咱家门口了，弟兄们时刻准备着跟他们干。想学武功的跟我学，我们成立了武术队，关键时候准备跟鬼子展开白刃战。日本鬼子胆敢上咱这旮哒来就跟他们拼了。

旷野，遍地的高粱，遍地拿枪的农民。高粱的海洋，人民战争的海洋。

誓师大会结束后，章啸天、项青山和盖忠华往沙岭街里走，章小林跟在后面。这时，对面跑来三个骑马人，骑在前面的是盘山裴家大小姐媛婷，她身穿西装，脚蹬马靴，一头披肩卷发，表情冷傲。跟在她旁边的是她的弟弟长彪，小白脸，笑里藏奸。跟在后面的一看就知道是个丫头，女孩看上去十八九岁，红头绳扎着两把小刷子，身穿蓝色碎花偏襟袄，蓝裤

子，黑色方口布鞋，朴素大方，她叫老丫头。两伙人走近了，停住脚步。媛婷高傲地骑在马上，看了眼章啸天，眼神平缓，但掩饰不住那份深情。章啸天先把眼神挪开，狠深地吸了口烟斗，吐出一口烟。媛婷看了看章啸天，还是下马了，她站在章啸天的面前，微微笑了笑，说：“章大哥，应该叫你章司令了吧。”章啸天忙说：“大小姐，可别这么叫我，啥司令啊，我就是个庄稼人。”

“我还没见过你这样的庄稼人，打起仗来那么凶悍。”媛婷说这话，章啸天拿不准是夸他还是损他。

长彪骑在马上喊：“姐，快走啊，理这帮驴马烂子干啥，爹跟你说啥了？你忘了？”

盖忠华冲到他跟前吼：“你瞎咋呼啥？小心哪天绑票了你。”

其实他们早就想绑票裴家的人，只是让章啸天拦下了，章啸天是恨裴老爷，可他欠大小姐媛婷的情，他不想再加深仇恨了。凡是他裴家，他都不想沾边。

可长彪不知天高地厚，“你绑试试？吹牛吧你，如今不是你土匪的天下了，小心着点，让日本关东军收拾你。你知道不，关东军把张学良的北大营给端了，东北军都跑关里去了。”长彪拉硬。

章小林实在不想听他吹牛，冲他喊：“睁开你的眼看我是谁，我不是东北军吗？”他一拍胸脯，“东北军还在。”

长彪眯着眼，不屑一顾：“嘁，你个沙拉咪子，算个屁，等着当日本人的炮灰吧。”

项青山一般情况下不发怒，长彪拿日本人来吓唬人，他怒了，“好，有种，来不来先向着日本人了，我今天先绑了你，让你爹再出点血，妈拉巴子的也算为老子抗日做贡献了。小林，把他给我拿下。”

章小林撸胳膊挽袖子就要上。章啸天沉默地抽着烟斗。媛婷看着章啸天，大声喊长彪。那喊声是对长彪的制止，也是对章啸天他们的不满。

项青山看出了媛婷的意思，忙给媛婷台阶下，“大小姐，对不住啊，”他指着长彪，“这小子说话太气人了，大小姐，你快赶路吧。”

媛婷还是冷着声说：“没什么，项司令，我这个弟弟鲁莽，你别见怪。”她转身上马，险些没上去，章啸天一手扶住了她，两人都稍微一停顿，媛

婷跨上了马。她骑在马上，幽怨地看了章啸天一眼，倒对章小林说：“小林，给你们李营长带个话，我爹说想他了，叫他到我家喝酒。”

章小林照实说：“可能够呛，这几天小日本要打大洼，我们李营长说誓死保卫大洼，哪儿也走不了。”

项青山拦在媛婷马前，“大小姐，对不起，这个信小林不能捎，你爹那人指不定又给他出啥馊主意，小鬼子打到家门口了，这个时候……”

媛婷绷着脸，说：“李营长当年是我爹的警卫员，如今我爹告老还乡，想他的部下，也是人之常情。项司令多虑了吧？”

长彪不屑：“不是老蒋让东北军撤吗？李继业逞啥能啊？能挡住日本关东军？我爹就是想让他们撤，别费那邪劲了。”

盖忠华瞅长彪真可气，搭腔：“听你这口气明显向着日本鬼子啊，想当汉奸哪？依我说就先绑票了你。”说着愤怒地拔出枪对准长彪。长彪也拔出枪对准盖忠华。

章啸天，猛从嘴里拿掉烟斗，在鞋底磕了两下，义正词严地说：“大敌当前，谁起翅（找茬），谁破坏抗日，谁就是我的对头，我章啸天决不答应。都把枪放下，走！”他冲大小姐一抱拳，转身就走。

媛婷略显尴尬，狠抽一下马，马飞了出去。老丫头牵着马，边走边回头看章小林。小林也边走边回头看她。老丫头恋恋地喊了声小林哥。章小林阳光地笑笑，挥挥手，示意她上马。老丫头露出灿烂的笑脸，一纵身跳上马，上马的动作干净利落，嘴里脆生地喊着“驾驾”飞一般追上了大小姐。

章小林的眼神刚从老丫头的方向扯回来，笑容还挂在脸上。章啸天也不瞅他，说，小林哪，好好当你的兵，别跟他裴家人扯连。章小林撇个嘴不服，老丫头也不姓裴，就是他家的使唤丫头，不也是咱穷人吗。章啸天还是不看，有点火，告诉你别扯连就别扯连，废啥话。章小林刚要还嘴，项青山扯他一下，示意他别吱声了，并喜爱地拍着他的肩膀。盖忠华紧走几步说，对，小林，他裴家的人就不能搭理。章小林拉个脸，使劲看了他一眼。盖忠华不解，唉？这孩子咋不拿好眼神看我呢？项青山对他挤挤眼，指指小林。小声说你没看小林喜欢老丫头吗。盖忠华拍一下章小林的脑袋说行啊，傻小子，知道找媳妇了。章小林烦叽叽地说，啥呀，没有的事。